



【作者简介】孙照峰，男，乌兰察布市商都县人，1960年出生，“文革”期间读书，数理化没学全，文哲史一知半解，1977年插队下乡锄搂拔割种，放牛放羊烧砖都干过。1982年参加铁路工作，先后担任养路工、巡道工、定额员、宣传干事。干事情信奉脚踏实地，过生活追求平平安安，为朋友讲究坦诚宽厚。业余写些小文，获过几次小奖，上过两回主席台，怕跟领导握手，爱和群众闲聊，半生无甚建树。喝酒、购彩、下棋、钓鱼、硬笔书法都敢比划，可谓无知者无畏，自娱自乐而已。现为呼铁局文联副秘书长。

超越

■孙照峰

还得从京剧角说起。

沙海市奥林公园北端有一片桑树林，树林中间有一方檐云角凉亭。每日清晨，这个城市爱好京剧的票友，聚集在这儿，男女老少生旦净末丑，京腔京韵京胡京梆子，不绝于耳。票友们唱戏，不是票友的看热闹，戏里悲欢离合，戏外欢声笑语，甚是一块票友们的乐土。

文海拔这两天郁闷，平时六点起床，今天早上五点钟就睡不着了，睡不着的原因是昨天下午党委会上，和公司总经理马腾呛了起来。吵架的原因有三：一是华沙公司欠了一笔工程款，一直拖了三年不还，马腾也不主动去要，好像没有这档子事儿似的，从不提这事。风传华沙公司女经理与他关系不一般，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太好说；二是马总经理从来不主动来党委书记文海拔这儿沟通工作，等有了问题了才找文海拔协商解决办法；三是马腾年初去了欧洲十国游，来回盘缠八万元差旅费全报了，也不和文海拔打招呼。看来也没把他这个书记放在眼里。单位的事挺扰人。让文海拔睡不着的还有另外一件事。老婆前

几天去海南伺候儿媳月子去了，留他一个人在家里空落落的。老婆临走里给他约法三章，一是每天晚九点前必须电话汇报一天的行踪，二是不得单独去休闲场所，三是星期天不得到外面吃饭。

这哪里是约法三章，简直是侵犯人权的不平等条约。比《马关条约》还欺负人，好在文海拔宽宏大量，老婆更年期，他忍气吞声坚持一下，等老婆缓过劲来也许就好了。

现在的人观念非常潮流，有人讲，下班想单位的事，等于浪费生命；上班办点自己的事，天公地道，不算是损公利己。文海拔每天必去黄河枢纽工程那儿遛弯儿，看看沙海市这个不亚于三峡规模的工程进展情况。从工程鸟瞰图提供的图景来看，造价20多亿人民币的工程建成后，八平方公里的黄河水库与城市为邻。同时，还有北城水系，市政府刻意要打造一座黄河水城。让这座沙漠城市变成北国江南。黄河大坝一公里长，浇筑了一大半。几千年静静的黄河水，眼睁睁地从这座缺水的城市身边流过，让两岸生活的人民顿足捶胸，过去人们爱说捧着金饭碗讨吃，守着黄河渴死了。

文海拔今天不去黄河边了，他忽然想去京剧角看看。他平时有两大爱好，一是京剧，二是象棋。年青时在农村插队还扮演过郭建光。那时，文海拔嗓子好，身段美，扮相酷，县京剧团差点儿把他招上去。后来文海拔走上铁路，京剧梦才破灭。至于下象棋，文海拔一度十分迷恋象棋，家里单位买了不少象棋书，全国冠军的棋谱他都看过，胡荣华、李来群、柳大华、许银川、吕钦等等，这些象棋冠军们的对局他都细细品味、琢磨。他对这些天才们的奇思妙想，拍案叫绝。余暇时，还在棋摊上和人比划两把，人们都知道，铁路的文书记棋路不一般。后来老婆说他，一个企业的书记，天天跟一帮子民工贩夫蹬车扫街的人厮混在一块儿，太没品味，太掉价了。文海拔想想也是，棋摊就去得少了。再后来，在网上下，网上的棋手水平高深莫测，有人研究了软件，人跟软件下，刚开始还能对付，后来越下越残，软件一秒钟搜索好几亿步应招。人脑最多看个三五步，差距太大了。棋就不好玩儿了。当年许银川跟软件下，刚刚打了个平手，再后来，全国冠军也不是软件的对手了。这棋下起来也就没意思了。什么东西一从根基上动摇了，就不那么坚固了。

下棋能编软件，唱戏能编吗？目前为止还不能，唱京剧的流派那么多，各是各的腔调，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你电脑是模仿不了的。因此，文海拔更爱京剧。没有人的时候，吼两嗓子，既解乏又解闷，有时还解气，唱老生，胸中怒火能去一半。京剧啊，不愧为国粹。从徽班进京到现在，二百多年的历史培养出了多少大师明伶，马连良、尚小云、裘盛戎、程砚秋、荀慧生、梅兰芳，当年这些大师们演出万人空巷，悲剧让人肝肠欲断，武戏让人怒发冲冠。表现手法潜移默化，由表及里直达人的心底，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四大发明应该加上京剧这一项，变成五大发明。前四项还有争议，第五项恐怕在全世界都没有任何争议。有多少外国人看不懂中文，但是能听懂京剧，从演员抑扬顿挫的念白或如行云流水般的演唱中，感受世态炎凉。外国人不叫京剧，而叫：中国精剧。

文海拔来到京剧角，听到一个中年妇女演唱《智斗》。阿庆嫂那身段、扮相、唱腔都十分到位，一看就知道是末旦演员，再细听声音好熟悉。文海拔不由地定睛仔细端详起来这位阿庆嫂。仔细一端详，不由地大吃一惊：这不是马蔚霞么？马蔚霞是谁？马蔚霞就是当年文海拔插队下乡时那个学校的小学老师，一位能歌善舞的村姑，当年他俩合演过沙家浜中《智斗》一场。文海拔演刁德一，马蔚霞演阿庆嫂，三十多年了，文海拔都没忘记当时的场景。文海拔目不转睛地端详马蔚霞，这女人大概五十多了，身材依然那么美，只是比当年稍胖了一点儿，自然黑的头发有些许的银丝，声音不如当年那么尖细。增添了中年女性的圆润。一切变化不太大。马蔚霞唱得太专注了，全然没有发现周边的观众里，竟有一位三十年前的搭档，在听她演唱。

文海拔心跳加快，他不希望马蔚霞发现他，只希望自己能给她一个惊喜。当马蔚霞终于发现了有个男人那么熟悉，她眨眨眼一下就抓住文海拔的手。你是文海拔？文海拔？！文海拔故意买个关子，忍住惊喜，你认错人了吧，马蔚霞迟疑一下说，你还跟当年一样装，你就是文海拔，你要不是文海拔，我这京剧就永不再唱了。

文海拔扑哧笑了，你不唱我听谁唱，和你逗着玩儿呢，我就是文海拔。马蔚霞在文海拔手背上拧了一把，你还是那么坏，三十多年了还没有变，过



去是小坏，现在是老坏。

这时，还有票友邀请马蔚霞再唱《红灯记》李铁梅的《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马蔚霞摆摆手，今天不唱了。于是，俩人走到僻静的桑树林纵深处，细说三十多年的沧桑。

这个世界太小了。

三十年未曾谋面，今天竟然在西北山城的京剧角邂逅了。仿佛有一双神秘的手把他们扒拉在了一起。人生的某种机巧就犹如神助一般。

原来马蔚霞来沙海市看女儿，女儿大学毕业后分到沙海市教育系统工作。马蔚霞早年离异，一个人独自将女儿带大，读书上学直至参加工作。目前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女儿谈了一个对象，在市政府工作，给管文教的副市长当秘书。两人处了半年，女儿和准女婿在沙海市买了一套期房，预交了二十万。二十年还贷，房子位置非常好。左邻黄河右邻奥林匹克，学校医院商贸都在附近，工作单位相隔也不远。可谓是一处理想的栖居之地，马蔚霞来给女儿看房子，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在沙海市奥林匹克运动公园堪比北京的中南海。有山有水树木葱茏，休闲娱乐设计一应俱全，离自然近，云蒸霞蔚；离闹市远，莺歌燕舞。站在女儿家的阳台就能听到京剧角的京胡声，有这样一处理想居所，对于一位京剧爱好者来说，那简直就如登上了天堂。

马蔚霞本来已经退休，她在东部的某个小县城商业系统工作，后来国有商业解体，她便自谋生路，做起了生意。起初经营糖业烟酒酱醋茶小百货，后来发展到卖大米白面杂粮猪饲料，生意越做越大，又盘下一家餐厅和宾馆，雇了几个年青人管理，再后来又投资于煤炭行业，自己纯粹当起了老板，过起了候鸟生活。夏天在北方，冬天去南方。前年去了新马泰，去年去了马尔代夫，在那个太平洋小岛国，马蔚霞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有梦到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可是，呆了不到三天，她忽然觉得这个小岛国不知哪一天会被浩瀚的太平洋所淹没。临走的那天晚上，她在偌大的双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刮起了热带风暴。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半个小时不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风声里有涛声，涛声里带风声，马路两旁的棕榈树，看似坚不可摧挖，一阵黑云压过，一阵涛声响过，棕榈树被风连

根拔起，屋顶的彩色塑料瓦，像阿拉伯神毯一样，在空中飞去飞来，台风来时山摇地动。

天亮时，一轮红日从海上升起，夜间的那一幕仿佛只是另一个世界的游戏，荡然无存。马蔚霞从小在北方长大，从没见过如此湛蓝的大海。洁白的沙滩，如此纯净的海水，五彩鱼在游人的身边游来游去。她想东海龙宫也不过如此。在马尔代夫小岛上，每餐必有鱼，是什么鱼叫不上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讲，别说吃，见都没见过。吃过两顿之后，马蔚霞就想起家里的稀饭馒头就咸菜。马尔代夫之行给马蔚霞一个哲学启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好，或者绝对不好，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好，不需要的时候，它也许并不好。

马蔚霞来沙海市半个月不到，碰到了文海拨，两人感慨万千。当年马蔚霞家有几颗樱桃树，每到八月金风送爽的时候，她家的樱桃树结一树灿烂红果特别诱人，很多人都想尝尝那些可爱的小果果。人们常说，樱桃好吃树难栽。马蔚霞的父亲是个极小气的农村老汉，他把那几颗樱桃树当成宝贝，收获的樱桃都拿到县城去卖钱了，村里的人谁也别想从他家的樱桃树上摘一颗樱桃果。马蔚霞偷偷拿来樱桃果，悄悄塞给文海拨，虽然没有表白什么，他们的樱桃情暗暗进行了几年。文海拨临走那一年，他俩在一块演京剧，冬天文海拨就那么走了，他甚至连告别一下昔日舞台姐妹的时间也没有，就离开了乡村。记得当年他二十岁出头，马蔚霞不到二十岁。

马蔚霞在村里的小学当民办老师，他俩谁也没有表白过爱情什么的。只是村里的闲人想把他俩撮和一块。说这对年青人般配。文海拨从小就是一个具有自控能力的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农村呆一辈子，更不可能找一个村姑做媳妇。他心里有一种预感，一座城市属于他，有一份合适的工作正在虚位等待他的光临。因此他从来不和任何一位女性调情。远而敬之；敬而远之，比较符合当年文海拨的爱情心态。

二

文海拨对待感情问题非常冷静、理智，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早熟。作为年轻人本应激情四射，或

者荷尔蒙过盛常有鸡飞狗跳之嫌，文海拔没有。说是性冷淡也谈不上，就是自我克制能力太强。像一位老猎人，轻易不放空枪，枪响处必有尤物倒下。文海拔后来的婚姻十分顺利，工作岗位上碰到了现役老婆。俩人谈了一年后瓜熟蒂落，结婚生子，接下来的日子平静如水，淡薄如纸。上下班回家，进了厨房能撑勺，出了厨房能吆喝。从一名普通工人干起，官至正处级，也遇到了诸多美艳绝色，也产生过江山美人两不耽的念想。最终理智战胜杂念，自己偃旗息鼓，重回自我。

当年文海拔当团委书记时，遇到一位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才女，她叫毕思羽，此女思想新潮，观念超前，才智逼人，貌美如仙。她也在铁路某个单位担任团书记。有一次到北京开会，临行前领导交待，你带毕思羽到京开会带去带回，不得有闪失。会议结束当晚有车返程，毕思羽说，要走你走，我不走，我在北京呆两天看看同学。文海拔说，你要不走，我怎么办，咱俩一块来的，同来不同归，这样不好。

毕思羽说，那怎么办，我劝你别走，你把我带来了，就得带回去。我有什么事，你回去怎么交代。文海拔十分为难。自己归心似箭，她却如鱼归大海，乐不思蜀。文海拔常怀杞人忧天之心，真怕此女在京城有什么闪失，自己对组织，对自己都交代不了。

没办法，文海拔只好极不情愿地在北京呆了下来。第二天白天，文海拔哪儿也不想去了，躺在床上看电视。毕思羽说去香山看红叶，风风火火去了。文海拔暗自生气，纯粹半吊子，太弱智了。红叶有什么看头，认知差距太大了。心想：谁娶这样的女人做老婆，这一辈子都心堵。

晚上，文海拔饭也不想去吃了。吃了半只苹果，躺在床上看琼瑶《情深深雨濛濛》。文海拔本来不爱看港台剧，但是实在没什么可看的，百无聊赖地换来换去挑节目。正愁苦间，毕思羽回来了，她先是轻轻地敲敲文海拔的房门，见没有动静，就把门擂得山响，一边敲一边喊，老文，老文，你怎么啦。文海拔火气一下子就升腾起来，你这是敲门还是敲鼓，有你这么敲门的么？然后下地开门，毕思羽不吱声了，悄悄走进来。把一堆吃食堆在桌上，对不起，文哥，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我一个大男人能出什么事，谁还能把我拐跑？还大学生呢，什么智商。

人家牵挂你呢，难道牵挂也弱智吗？文海拔看看毕思羽，一脸真诚无辜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行了，跟领导汇报一下，你今天的行程吧。不要打埋伏，简明扼要。

早晨七点十五分出门到大栅栏东坡饭馆吃了一碗馄饨，碗是白花小碗，汤是清汤撒绿香菜切得不细有些粗梗，一碗馄饨九个整的有半拉塌边的猪肉馅馄饨有点咸七分肥三分瘦一咬一口油。去香山看红叶流连忘返挨到下午到爆肚刘买两份爆肚吃一份带一份后又到白水羊头那买一颗羊头只吃了两只羊眼睛其余全部带回去了。

为啥只吃羊眼睛？

你看羊的眼睛多么善良，不生任何贪欲，羊的眼睛里只有青草，据说人吃了羊眼睛就变善良了。

文海拔说，行了，行了，累了一天了，回去洗洗睡吧，明天，七点三十分起来，吃早饭，听从领导安排。

半晌，毕思羽没动静，半晌她小声问道，文哥，你难道真把自己当领导了，文海拔头也不抬回答，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啪，毕思羽一拍桌子，既然你是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公仆，那我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就是主人。主人跑了一天，太累啦，给主人洗洗袜子吧。说罢，她就把袜子脱下来，扔到了文海拔面前。自己挺身躺在床上。

文海拔活过这么大，从来没有给别人洗过袜子，别说别人的袜子就是自己的袜子他也很少洗，都是老婆给洗。今天遇到这么一出，文海拔不知如何是好。毕思羽看来的确太累了，倒在床上竟然打起呼噜来，这呼噜颇有才女风范，长吁短叹，迂回百转，如泣如诉，苦大仇深，山高树密沟深壑宽。那睡相大仰八叉，胸前玉兔探头探脑，蠢蠢欲动。

文海拔面对香喷喷的爆肚，白水羊头肉一下没了食欲。一堆横肉躺在身边，他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他走进盥洗间，生平第一次也可能是仅此一次给一个不相干的女人洗袜子。洗袜子的过程缓慢而仔细，仿佛那不是一对袜子，而是一件圣物，肥皂打了三遍，香皂打了五遍，三洗三抻，拽开展托平。在洗的过程中，忽然想起了一个哲学命题自我安慰，不会洗袜子的书记不是一个好书记，或者是不会给别人洗袜子的书记不是一个合格的书记，抑或是拒



绝给女人洗袜子的书记不是一个好书记。既然命题崇高起来，过程也就自然顺畅。洗袜子的过程，他竟然没闻到一丁点儿的汗味臭脚丫子味。相反，他倒是闻到一个女人化妆品的味道。整个洗袜子的过程，毕思羽浑然不觉，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酣然大睡。看来她的确太累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终于睡醒了，看到文海拔和衣躺在另一张床上，她有点儿惊讶地问：你怎么不脱衣服睡？文海拔答，你在这儿，我怎么睡？毕思羽从床上一跃而起，我回房睡了。省得你也不睡，说罢，无声息地走了。

面对一个纯真无邪的女人，文海拔的思维里理智大于欲念，他内敛得几乎吝啬。仿佛面对悬崖，往前一步就是深渊，退后一步就是涅槃。

毕思羽说，文哥，你是我永远的文哥。若干年后，毕思羽去了加拿大，在地球的另一端。偶尔有一点儿联系，再后来也就失去了联系。

三

马蔚霞说，她老想在这个城市定居，理由：一是这个城市越来越美，而且人口也稀少，安静宜居；二是姑娘在此工作，将来互相都方便照应，女儿十分赞成母亲到身边来。这次碰到文海拔，更是令她坚定信念，同从前老友同居一地也算是人生一件幸事。

老婆不在家，文海拔也懒得做饭。单位有食堂，从周一到周五单位吃饭，周末在家里瞎凑乎，有时候不吃，饥一顿饱一顿。今天是周六，他原计划吃饺子，正愁一个人怎么吃这饺子。饭馆里带馅的东西，他不敢吃，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了人人关注的话题，仅仅次于腐败。今天碰上马蔚霞，他邀请马蔚霞今天中午吃饺子，一块儿好好聊聊，马蔚霞问到那儿聊，文海拔说到我家吧，我一个人住，老婆南巡去了。马蔚霞赞成说：行！我目前和女儿一块儿住，稍微有点不方便，那就去你那儿。于是两人买韭菜，割猪肉，准备时鲜小菜，准备停当后，马蔚霞说你先回，我回去给女儿准备点儿午饭，随后到。把你家地址告诉我，省得咱俩一块走，惹别人的目光。文海拔把地址写在一张便条上，就回家了。

文海拔回家，一头扎进厨房开始忙活儿，猪肉

韭菜馅拌好，又准备了小葱拌豆腐，盐水小花生，从柜子里拿出一瓶五粮液。刚刚收拾停当，响起了敲门声，他想马蔚霞手脚真利索，怎么快就到了，他喊：门没有锁，自己进来吧。一个人推门进来，不是马蔚霞，来人一进门致歉：对不起，文书记打扰你了，提前也没有跟你打招呼，就擅闯民宅，请你原谅。

文海拔一愣，马上反应过来，孔经理，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吗？

孔经理是公司下属的一个部门经理，主管运输。此人四十多岁，长脸，细眼，说话声音尖细。

孔经理说：是这样，文书记，大概你也听说了，昨天我跟总经理吵了一架，当时总经理就把我免了，我不是留恋这个位置，我究竟犯了多大的错误，怎么说免就免了呢，这个月三万吨的任务是没有完成，但是这个月有多少客观因素制约，对于一个部门经理，有多少可挖资源，他心里最清楚。我在咱们公司也算是元老，从公司成立的第一天，我就进入了公司管理层。

文海拔立即打断他的话，你们干架事的我不清楚，回头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再说今天是周末，我也累了，也需要休养生息，星期一上班再谈吧。这等于下了逐客令，孔经理聪明，知趣准备离开，对不起书记，我是心里憋屈，连周末也忘了。要不这样吧，我今天也一个人，咱俩一起出去吃个便饭，随便唠唠。文海拔说，不必，我今天老家来客，今天就免了吧。孔经理说那好，不为难文书记了。说着，他从兜里摸出一张购物卡，放在桌上。书记，你别嫌弃，这是我们一公司最近庆祝建党90周年，搞知识竞赛，你被评为点评嘉宾，本来想买点儿纪念品，也不知买啥，后来就干脆办卡了。文海拔沉下脸来，拿起购物卡问道：卡内多少钱？2000元，不超出3000元，自己缺少啥就买点啥吧。

文海拔想把卡退掉，又一想，马蔚霞快到了。如果再跟这小子纠缠下去，会坏事。就说，卡我先留下，以后不准再这样搞了，今天我还有事我就不留你了，工作上的事上班再说。孔经理忙点头，好好好，不打扰书记了。刚送走孔经理，马蔚霞到了。

文海拔问马蔚霞，你刚才进来碰到谁了？马蔚霞说碰到一个中年人正打电话，你听到他说什么？我也没太注意，就好像说：送出去了。文海拔

重又拿起购物卡，仔细端详，好像要从卡上读出它的内存来。

俩人边包饺子，边拉呱，陈年旧事，文海拔下乡的村子，去年全部搬迁了，那儿卖给一家南方企业，要开工业园区，村里人都搬到了城里。

三十多年了，自从离开，文海拔从来也没回去，这马蔚霞的老家就在那里，因此她知道得很多。还记得咱们村的大队书记吗？当然记得，大名叫张够日，张口闭口他娘的，村里人送外号张狗日，活了八十多岁，前两年才过世。

还记得当年挂了两只破鞋游街的赵玫吧，当然记得，长了一对小虎牙，一笑两酒窝。丈夫死得早，跟民兵连长乱搞男女关系，被民兵连长老婆告到公社，公社工作组调查，最后挂两只破鞋游街。她可大发了，前些年去大同跟一个煤老板搞煤，后又返回县里开了一家娱乐中心，雇了一帮子四川东北小姐，又干起了老本行。现在资产几千万，开的是大奔，雇的小司机就是她的情人。还记得当年的妇联主任吧，叫李翠翠。是她挺倒霉的，前些年因拐卖妇女儿童被判了七年，现在还在监狱里。还记得住在知青点房后的刘根吗？记得！老爱偷书，知青点上谁有什么好书，一不小心就丢了，这刘根老爱到知青点窜门，后来，人们怀疑他，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就是被他拿走了，他拿走看了几天又偷偷地还回来了。

有一次被大伙当场逮住了。他说，偷书不叫偷，叫窃，老祖宗也干这事。他的儿子太有出息了。这孩子考上了北大，是当年的县城文科高考状元。现在这孩子进了外交部工作，听说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使馆工作。

四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凉拌豆芽珠联璧合；木耳拌青菜黑绿分明，黄瓜切片片片生津。四碟小菜摆上了桌子。

饺子包好了，马蔚霞煮饺子，文海拔收拾桌子

四碟小菜，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文海拔打开了五粮液，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斟满了两杯。马蔚霞说，我喝不了那么多，只能喝半杯。那不行，能喝半杯就能喝一杯。这样吧，我这瓶酒，我每喝一

杯你喝半杯，只要我喝，你就得陪，这样行吧。马蔚霞说，没听说你这样喝酒的，这哪是喝酒，这是陪绑。对了，今天我俩不一定谁陪谁呢。

马蔚霞说，你别自作多情，我吃完饺子就走。文海拔说，我这门好进难出，不是谁想进就进，谁想出就出。

恢复本来面目了吧，我以为党的干部，铁石心肠，油盐不进呢？他乡遇故知，接下来俩人推杯换盏，一瓶五粮液快见底了。平时在单位一般应酬，文海拔不超三杯，上级领导下来，也不过五六杯，论量是不超过半斤。今天没人催没人劝，自斟自饮竟喝了七八两，酒是越喝越清醒，思路越发敏捷，面前的马蔚霞，雍容大气，脉脉含情，不多言不多语。只听文海拔自言自语，口若悬河，文海拔将一杯酒一饮而尽，举着空酒杯说，我多年来秉承一条理念，那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下不欺民，存心不善风水无用；不孝父母敬神无用；兄弟不和交友无用；行为不端读书无用；行为乖张聪明无用；心高气傲博学无用；为富不仁积聚无用；巧取豪夺布施无用；不惜元气服药无用；淫逸骄奢仕途无用。

马蔚霞插了一句：自视清高修养无用。

文海拔点点头，举起酒杯，还要喝，马蔚霞给他倒杯水，酒逢知己千杯少，千杯少，文海拔问道，你这么多年单身一人过，这其中有什么故事，给我讲讲。

马蔚霞说，今天不讲，改日再给你讲。

两人一直喝到十点多了。晚间新闻结束后，主持人和全国人民道晚安了。

马蔚霞说：我该走了！

文海拔说：你到那儿去？

马蔚霞说：什么准备都没有怎么和姑娘解释。

文海拔说：准备什么，就缺闹洞房的，你就说去日本了，她就明白了。

马蔚霞说：那我先洗洗澡。

文海拔说：一会给我搓背，身上快馊了。

熟男熟女在一块，一夜无语，一切繁文缛节全省略了直奔主题。

第二天，俩人同时醒来，马蔚霞醒来的第一感觉是锈蚀多年的老下水终于疏通了。文海拔的第一感觉是房顶上的老南瓜终于接着地气了。俩人匆匆



吃了早点，临别，文海拔把昨晚孔经理送来的卡交给马蔚霞，你去超市查查，上头到底有多少钱，回来告诉我。

马蔚霞说，没事别给我打电话。一个礼拜后，我约你。下午马蔚霞打来电话，说卡里不是三千元，是三万元。文海拔大吃一惊。这件事非同小可，在这非常时期，孔经理一下给这么多钱，背后一定含有含意。他把公司最近发生的事，仔细捋了捋，越捋越觉得问题严重。

最近公司纪委收到几封匿名信举报公司总经理马腾的违法行为。提到市华沙公司的公款一事，举报信讲该款本来是七十二万，是马腾和市华沙公司私下做交易，折成了三十万，这三十万也拖了三年。举报信还讲：市华沙公司私下给马腾一套住房，房子在某某小区，希望纪委明查。另外，信里还讲，马腾和市华沙公司女老板私交关系不一般。关系暧昧。并附有马腾和市华沙公司女老板的泳照。公司纪委书记向文海拔汇报请示怎么办。要不要向上级汇报。文海拔表示等等吧。公司党委先通通气，私下谈谈。打打招呼，没问题最好。有问题也要先打招呼。也不枉同事一场。这也不违反原则。党的干部政策历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星期二，上午十点钟，约了马腾谈话。可他总是抽不开身。到十一点五十才从二楼上来。人还没进来，牢骚先进来了，说这活儿干不成了。上面不支持，下面不配合，老天也捣乱做乱，破事一堆接一堆，哪件事都挠头。文书记，不瞒你说，我快要爆炸了。

文海拔没动声色，马经理，我知道你忙，最近的安生生产效益等等形势不乐观。俗话说屋漏偏遭连阴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风声鹤唳，因此对我们基层干部的考验就更艰巨了。

马腾认真听了文海拔的讲话，插话道，文书记，你今天不是给我讲形势报告吧。你是有事要讲是吧。

文海拔点点头，是这样，你是党委副书记，又是纪委委员，这事也不瞒你，最近收到几封信和你有关。主要讲两件事：一是房子的事，二是欠款的事。这两件事是主要内容，就这两件事，你要愿意讲，就讲讲；不愿意讲，也可以不讲。我们做为一级组织，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同志负责。今天这事也许我有点违反原则。作为同事，我总是希望身

边的同志能在大风大浪中独善其身。即使有点小毛病，也及早补漏。

马腾马上神色萎靡萎靡不振，蔫了。撕了一页餐巾纸擦汗。

文书记，我这经理当了四年，副经理干了三年，加起来也先后干了七年。七年来，风餐露宿，秣马厉兵，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没休过一个星期天，连续几个月不回家是常事。当年大禹治水也不过如此。老婆都有意见了。至于其他方面，我学习不够，思想不坚定，反腐意识差，有时多拿一点，别人多关照一点。至于说房子，那是我自己买的期房，发票都在，组织可以调查。华沙公司款一事，你也应该知道，那是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还不了账是正常的。我有什么办法。这些组织都可以进行调查。我问心无愧。

文海拔点点头，你讲的我都信，工作方面，你付出的辛苦我都能给证明，至于其他方面，你好自为之。

马腾又扯了一把餐巾纸，擦汗。文海拔说，下午召开党委会，学习中央廉政建设十五条规定。

晚九点，文海拔给老婆打电话，老婆在电话里兴高采烈说孙子半个月了，长得阔脸大眼，像极了爷爷。文海拔骂哪有孙子像爷爷的，只能是像儿子。老婆说儿子没有孙子漂亮。文海拔说，那应该是儿媳的优点，媳妇长得云盘大脸，花眼睛。老婆说，万变不离其宗。于是老婆在电话问这问那，甚至问老文几点钟睡觉，几点起，做不做梦，梦里有没有她。文海拔觉得可笑，说，我每天做梦，天天当新郎，夜夜入洞房。新娘尽是大牌明星，就是没有你。有一天好不容易想见你，你正在灶间当烧火丫头。老婆生气说，老文，你这是背叛，你这是腐败，你这是老蜘蛛上吊，骗人呢。听你一说，你现在腐败得不成样子了，从明天开始，通话时间改在八点钟，每次通话时间不得少于十五分钟，不得三言两语敷衍了事。反腐就得从制度上抓起。

五

周末上午，文海拔组织公司副科级以上干部收听收看总公司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任务，二是通报总

公司副总乔东山隔离审查的信息。参加完会议，文海拔心里沉甸甸地，乔总他非常熟悉，业务知识过硬，为人也不错。爱喝点酒，常闹出点桃色新闻，关于乔总的段子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有一次，乔总到基层单位检查工作，看到该公司办公室女主任非常漂亮，风姿绰约，讲话得体。中午吃饭，乔总看到女主任没来，便问下属，主任为什么没有来？大家面有难色，最后还是分公司领导解了围，分公司领导凑到乔总耳边小声说，她姐夫来了。她姐夫是谁，是XXX。（当时的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乔总大吃一惊，语无伦次地说，既然她姐夫来了，就让他姐夫先用吧！

文海拔和乔总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前几年，文海拔儿子刚大学毕业等待分配。乔总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说，老文，让你儿子来我这儿吧，先干一段技术员，过后再适当调整。他儿子不愿意重蹈父辈覆辙，自谋生路去海南闯荡去了。这事没办成，文海拔还是很感谢乔总的，如今乔总，身陷囹圄，文海拔心里自然不好受。乔总为人敦厚，城府不深，做事粗砺，作风不像是一个官油子。因此，乔总的毛病肯定不少，为官几十年，有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这一次乔总挺过来挺不过来只有天知道了。

文海拔打电话把孔经理找来，这几天忙，文海拔一直没有顾上打理这事，孔经理像只猫一样溜了进来，鬼鬼祟祟的动作令文海拔讨厌。他在官场上留意这几种人：说话左环右顾的人；一句话分成几段，或者单个字往外蹦的人；走路像猫一样无声无息的人。多年机关生活，文海拔对这几种官场行态特别讨厌，看到孔经理进来，文海拔皱皱眉头：孔经理，你给我的所谓嘉宾卡里面到底有多少钱？文海拔非常严肃地问。

应该是三千，孔经理答。

是三千元么？你确定？

文书记，我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他们说三千元。

他们是谁？你这么大经理，说话怎么吞吞吐吐。

是这样的，文书记，这卡是华沙公司出的。王仙姑经理办的。二公司这次搞庆祝建党90周年有奖知识竞赛的所有费用都是华沙公司出的。我只是越俎代庖给领导们分送一下，具体数字我真不清楚。

你清楚不清楚这种行为的后果吗？

孔经理涨着红脸不吭气了。

华沙公司为什么要赞助公司搞党建活动，是不是想通过这次赞助活动把款减免一些，他们到底欠了公司多少款？

大概，大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孔经理支吾啜着。

这是你给我的卡，你收回去。一分钱没花。孔经理，你当经理有一阶段了，这种偷梁换柱的事，你应该明白后果。现在我告诉你，这卡上有三万块钱。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吧。你和马经理干仗的事，马经理也是一时气话，多少年了，你应该了解他，工作中遇到的不愉快，要在工作中逐渐磨合，继续当你的经理，努力干好本职工作，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所在。

“文书记，这经理我真不想再干了，其实，我早有这想法了。这次正好就坡下驴，求你快把我免了吧。”孔经理带着哭腔说。

“你当初是怎么上来的，你不要忘了你当年的诺言。”

一句话把孔经理噎住了，他低头不吭气了。

六

当年二一公司是多么好的企业啊，年产值连续三年超八千万，每年上交利润千万左右，四十多名职工，一百多辆大中型机械，具有国际认证铁路二级资质建设单位。选派经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有多少人觊觎这个岗位，具有大本学历的竞聘者不下十人，最后名不见经传的孔家秀脱颖而出。靠什么，他本家大伯在上级公司任总工，总工是什么角色，下级单位的所有施工项目都必须经他审定，权力仅次于主管老总。在竞聘过程中，虽然定了条条杠杠，但是走着走着，就走歪了，结果变成了自家的家，别人说了不算。那个阶段，文海拔每天接几个电话，敢打电话的人都不一般。上级总工倒是没打电话，但是总工开会讲话了，总工对巨轮公司经理马腾批评，对公司党委书记文海拔多次表扬，说该同志水平高，原则性强，今后的基建项目没经文书记审阅，他不批。这是什么意思，文海拔为官多年，这点警觉是有的。每当领导抬高你时，你得注意了，结果好坏无法肯定，切不可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以为领导真是飘扬你呢，文海拔对总工领导的表扬



没有表现出太大欣然，很淡然的面对。当然孔家秀顺利入主二公司。

去年总工退休了，赶来沙海市和下属们告别。在酒酣耳热之间，总工把文海拔拉一旁，很真诚的样子讲，在西部铁路的现有副处以上领导干部中，有两个人他最看重。一个是AAA，另一个就是文海拔。文海拔自然谦虚一番。越谦虚总工越表扬，简直变成恶性循环，文海拔忽然灵机一动，顺着杆自我标榜。这一招太灵验了。总工立马话题一转，主动提出文海拔的缺点来，主要有三，一是与领导的距离不够近；二是不善于总结自己，数字出英才，埋头苦干可不行；三是工作主动性不强。

对于总工这三条看法，是不是出于总工的肺腑之言，他不敢肯定。文海拔自己认为第一条一针见血，可要说戳到了骨头茬。

七

忙活了一周，临下班时，马蔚霞打了电话，邀他吃海鲜。文海拔打心眼里不喜欢吃海鲜，也不是不喜欢，而是不喜欢那种抠抠唆唆的吃法。文海拔吃饭就喜欢大快朵颐，典型的农民饮食习惯，多少年来也没有改。他建议吃火锅，吃火锅的气氛好，也符合北方人的习性。吃得也饱，喝得舒畅。马蔚霞说，就依你吧。

六点半，俩人在知名的王牌火锅店里找到一个角落，坐下，马蔚霞递过来菜谱让文海拔点菜，他也不客气，点了几盘他最爱吃的小肥牛，羊尾，又要了一条活鲤鱼，图个鲜，肉要的差不多了，马蔚霞也不吭气，只是笑盈盈地听他肆意点菜。你吃什么？文海拔问。马蔚霞笑答，你不给我点菜，我只能吃你了。

于是又点了一大堆香菇木耳生菜之类，点完了菜，文海拔正要点酒，马蔚霞说：“酒不要点了，我带了。”

“什么酒？”

“你想喝什么酒？”

“茅台！”

“那就茅台吧。”

——说着马蔚霞从身后的挎包里变戏法一般拎出一瓶茅台酒来，这举动让身经百战的文海拔吃惊。

“你真带了茅台？”

“这还有假么？”

马蔚霞打开包装拧开瓶盖。同时，她又掏出两包烟，这是两包特制黄山，单包价格超过贰百元，“烟酒精品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要有就不买这个了。”说着，马蔚霞给文海拔斟满了一杯酒。

“价格高的商品不一定好。”文海拔说。

“质量差的商品价格一定不高。”马蔚霞说。

嘬了一口茅台，文海拔频频点头，他喝过无数次的茅台，喝茅台的口感不一定有多好。但是喝多了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俗话讲，好酒不伤身，好酒喝过量了，不像劣酒那样闹人，上吐下泻，头痛欲裂。好酒喝多了，只是晕忽忽飘飘，美美睡一觉，醒后回味无穷，这就是好酒与劣酒的区别。文海拔又点烟说今天跟富婆共聚一餐，感觉到了贫富差距。

马蔚霞也不搭理他，羊肉下锅，鲤鱼入水，俩人把蘸料调好，马蔚霞忽然问一句：

“老文，说实话，到目前你有多少资产？”

“怎么问这个，你是纪委的卧底？”

马蔚霞笑笑：“随便问问，我只是想知道一个处级干部的正常收入能置下多少资产，看看有多少水份，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来历不明。”

“既然你那么好奇，我满足你，换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讲，包括纪检部门。”

“说吧，有多少？”

“我有一套房子120平米，大约五十万存款，全部家当只有这些了。”

“另外，给儿子三十万海南首付买房，就这么多。”

“三十万是在五十万之内呢，还是在五十万之外？”

“之外。”文海拔头也没抬地答道。

火锅开了，马蔚霞给文海拔夹了一大簇羊肉。自己夹了一块豆腐。“你的收入符合你的身份，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文海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我多会儿说假话了，连这么敏感隐私的问题我都不隐瞒，你一不是纪委，二不是我的上级，凭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文海拔假装生气。“啪，”马蔚霞也把筷子放啪在桌上，“就凭我是你的下级。”说罢四目相对。两人同时扑哧笑了。

马蔚霞举起酒杯：“老实人一个，你就是我党

的一名好干部，是我心中的焦裕禄，一心为公的孔繁森。既然你这么真诚，我也自亮家底。”

文海拨摆摆手：“我没你那样的好奇心，你有多少资产我没兴趣知道。”

“你不想知道也不行，我得让你知道，你身边这个女人价值几何？”

“我有一座酒店，价值两千万，存款是你的五十倍，另外还有三家商铺，在锡林郭勒草原还有一千多亩优质草场，八百多只羊，六十多头牛……”

“别说了，还是让穷人先解决温饱吧。”文海拨打断道。

“不说这些了，不过我有一个体会，在这个社会里，穷人是不会得到尊重的，那些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谁会叫他一声大爷大娘大伯大叔大哥大姐？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受人们的监视；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流浪汉躺在地上，很多人都会熟视无睹；如果你看到个衣冠楚楚的人躺在地上，很多人都会停下脚步关注一下：他是怎么啦？这不能怨谁，这就是现实。法院判一个贪官，很多人骂，恨不能判他死刑，千刀万剐，剥皮抽筋。私下很多人又说，要换我也要贪，不像他那么贪，归根到底还是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也就是所谓的人性吧。”

“我经商这些年，认识不少官员，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居多，我认识一位财政系统的官员，与我共事多年，临落马时，他还帮了我一把。他被判了十三年。”

“我到监狱看他，他说小马呀，我这辈子，就栽到钱上了，管了一辈子钱，对钱的认识一点儿也不深。光知道钱多了好使，不知道钱多了害人。”

“这酒喝成了忆苦思甜，这酒喝成了廉政教育案例。”马蔚霞举起杯子，好像是做总结，“老文啊，我有那么多钱，我没觉得有多快活；你没有多少钱，我看你活得很快活，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文海拨又给马蔚霞斟满一杯，说：“喝一半告诉你，马蔚霞很认真喝一半。”

文海拨伸出四个手指头，伸到她面前说：“无欲……”

马蔚霞说只有两个字，你伸四个手指头干什么？

文海拨吃口鱼说：“你把那一半酒喝了，我再告诉你。另外两个字。”

马蔚霞说：“我不想知道另外两个字了。”

“现在我想知道你退休之后怎么安排？”

“是去海南和儿子团聚，还是去哪里？”

文海拨说：“我想到乡下买一处农家小院，种一块地，养几只羊，种些瓜果蔬菜，过一种田园生活。”

“不谋而合！不谋而合……跟我想法一样，跟我去草原吧，咱们一起去放羊，我有那么大一块牧场足够你养牛养羊的。”

“这可能是梦想吧，我们这个年纪，除了做梦可能一件实事也办不到了。”文海拨感叹道。

“连梦也不敢做的人，恐怕这一辈子也是一事无成。”马蔚霞补充说。

蓝天白云下，如毡如毯的草地上悠然地放牧着一群牛羊，看河水缓缓流过，听牧歌长调如泣如诉；看百花争艳，闻牧草吐香，那是何等的悠然自在啊。

文海拨今天没多喝酒，从马蔚霞自报了身家之后，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陌生起来，根本不是当年和他一起唱《沙家浜》的马蔚霞了。世事沧桑，欲海如深潭，官场如染缸。能把一切改变，正像刁德一唱词那样：这个女人不寻常，胆大心细不慌张，若无世事洞明的好思想，岂敢在商场征战耍花枪。

从饭馆出来，马蔚霞说：“今天不去你家了，今天跟我走。”文海拨也不发表意见，跟着听她的安排，来到沙海市国际酒店，开了二楼的总统套间。文海拨生平第一次进这样的房间，据说这里的总统套间是按沙特的迪拜的图纸设计的。走进房间，文海拨的胃开始不舒服起来，也许是心理的原因，先躺在阔沙发上，两眼沉沉地睁不开，他想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这个女人设的局里，任由这个女人的摆布，是诱惑还是什么？自己清白一世，在职场上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在一个并不年轻的女人手里，竟变成一只被驯服的野兽，究竟是什么东西作怪，他忽然想起刚才自己伸出四个手指，没有告诉马蔚霞的谜底，无欲后面是寡情，真要做到这简单的四个字，真是不容易。多少英雄豪杰，不就是栽在欲深情浓上了吗？新闻中经常被曝光的那些官商，绝大多数都是栽在这欲和情上的，胡思乱想间，马蔚霞喊他去冲浪，这房间里，还能冲浪，这是一个模仿海浪似的洗浴方式，电控的水可大可小，能冲上人体，人躺在浴缸里，感受海浪的抚摸，这种设计



太有才了，暖暖的海水中，文海拔什么也不想了，忽然有了一种过把瘾就死的悲壮。

这一夜，他们在总统大床上浴血奋战，这得益马蔚霞的风情万种。这个女人年过五旬，保养得十分得体，皮肤不松不紧，如脂如玉，敏感的部位如少妇般紧密，一个中年女人能这样善待自己，可想这女人聪颖智慧。与自己的老婆行事，如同筛一面锣，跟马蔚霞做爱简直如敲一钵精致的小鼓，这太让文海拔着迷了。征服了身下的富婆，如同征服了夏希马邦峰，不在世界第一，也在世界前列。文海拔十分惊奇自己的性功能，平时如同一只病猫，躺在老窝里。如同过去吃大锅饭时生产队的懒汉，即使上岗也是出工不出力。今天竟如此英勇善战，而马蔚霞竟像一位有经验的驯兽师，把她手下的野兽调教得如此温顺。

征战的第一回合，高潮迭起时，文海拔的电话响了。他的电话语音提示是老婆打来的，拿起电话，老婆就问你在哪里，文海拔一急竟说在饭馆，老婆问饭馆听不到嘈杂声，难道你一个人吃饭，文海拔说是我一个人吃饭。老婆说，你让跑堂的接电话，这地方除了他俩再没有其他人，怎么办。文海拔说，你别犯神经了，人家跑堂的是个女的。你让人家说话，说什么呀，我今天光顾吃饭了，忘了给你打电话了，正准备吃完饭给你回电。你电话就来了。

老婆说别编了，你让服务员说话，实在没办法，老婆一根筋，文海拔把电话递给马蔚霞。马蔚霞处惊不乱，说大姐你好，电话那头说，听声音你像是我大姐，马蔚霞说，人家今年才二十七，怎么能成你大姐呢。电话那头问你这是什么饭馆，叫什么名字，马蔚霞出口成章，仙客来。在什么位置？大姐你这是查户口吗，海南路小康街69号，欢迎大姐来做客。马蔚霞连忙把电话挂了。不到一分钟，老婆电话又来了，老婆说听口音刚才那个女的像张家口人。文海拔说，我哪里知道人家是哪里人，你别犯神经了。这回马蔚霞抢过电话讲，对，大姐，你猜着了，俺就是山西浑源米家梁王婆乡小东沟村。俺们那儿槐树一坡连一坡。山西人都讲，要问俺是哪里人，山西浑源老槐村。大姐你是哪里人？电话那头说，我是河北霸县的。说完电话撂了。

八

两人出了一头汗，马蔚霞说：“我终于明白你这么多年来清正廉明独善其身的奥秘所在了。”

文海拔的老婆叫钱金梅，

星期一下午，文海拔刚忙完手头的活儿，老婆钱金梅的电话就来了，老婆让老文到机场接她，文海拔有点儿吃惊，你回来了？怎么也不先打个招呼。老婆说，我是临时决定的。于是，老文安排人去机场接她。

老婆进了家门，行李还没搁下，像只警犬似的在室内四处寻觅。尤其对床铺，盥洗室，等重点地段，更加认真，巡视第二遍时，她有所收获，在枕巾背面发现了一根长头发。她把这根长头发拿到太阳底下透视。这显然是一根女人的长发，头发梢有点儿黄，说明从前染过，她用游标卡尺量了一下，这头发长三十八点七毫米，男人是不会留这么长的头发。在文海拔生活工作的圈子里，也没有留如此长发的人。

这根头发背后一定有故事，它印证了自己的判断，在她离家的日子里，文海拔有故事，故事的依据就是头发。钱金梅把这根珍贵的头发小心翼翼地粘在集邮册里，然后开始洒扫庭除。她离开家的日子里，文海拔就没怎么收拾过家，他不是个粗砺的人，但男人总没有女人细心。这么重要的证据落在钱金梅的手里，事情就不好办了。

钱金梅退休前是银行里的一名科级干部，在金融系统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注重细节也是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习惯。钱金梅文化不太高，但个性特别强，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尤其在投资领域更是独树一帜。大约七年前，沙海市黄河区刚开发，钱金梅就执意要买一户商铺，三十二万元。当时家里存款不足，正值儿子上大学，加上刚刚买了房子，最后因资金不足放弃了。

商铺没买成，钱金梅把这归结于文海拔意识差，不支持，主观不积极。现在，这商铺涨到了一百多万元，翻了近三番。一户商铺的年租金相当于一个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年工资。这么好的投资项目让文海拔给耽搁了。每每谈起这事，钱金梅就一肚子怨气。整天车前马后的，前呼后拥，人五人六的。脑子里究竟在琢磨啥，不是想着法子挣钱，等于和

自己过不去。与丈夫同级的企业领导干部，哪个没有几套房产商铺，钱是哪里来的。只有天知道。

当年没买成商铺，钱金梅一直耿耿于怀，尤其是她退休以后，对丈夫盯得更紧了。前年，她做了卵巢切除手术，对性事失去了兴致，一个女人没有了卵巢，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幸福。一个猎人没有了枪支，或者等于菜里没放盐。生活会索然无味。从前他俩对性事，也是王二小打枣，有一杆没一杆，要节奏没节奏，要规律没规律，这都归结于她的卵巢。失却了雌性激素滋润的女人，她的言行比生理更加苍老干涩，更加无可理喻。

当年她被肿瘤折磨得连跳楼的心思都有，哪有心情搞事。同时，她又竭力排斥老公接触异性。去年国庆节，文海抜单位组织文艺演出，他和单位工会女指导员唱了一出《天仙配》。演出那天，钱金梅也去看，台上一对男女顾盼生情，戏的内容又是夫妻生活，演得夸张看得开心，这出戏触到了钱金梅的伤疤，她问旁边的观众，和老文配戏的那个女演员是谁？别人告诉她是工会的XXX，她接过话头说，台上演得那么骚风骚，台下一定是个破鞋。事后这话传到那位女演员耳里，人家不干了，来找老文讨个说法。文海抜忙给人家赔礼道歉。老婆更年期不正常，别跟她计较了。女演员看着老文的面子上，再没找事。但这事越传越离谱，说文海抜和女演员怎么怎么有故事，被老婆逮住云云。他有口难辩，干脆不辩，相信时间会沉淀一切谎言。后来，文海抜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

没事从不和女同事单独相处。每个单位的领导是单位的工作生活作风的风向标。单位领导一身正气，作风疏朗，这个单位的龌龊事就少，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和谐正常。否则，一团污浊之气，一派杂乱景象。

文海抜回到家，看到老婆沉着脸坐在沙发上，没有做饭的迹象。

“坐飞机累了吧，咱俩到小区门口的饭面馆吃点面条或者饺子，回来早早休息。”

“饱着呢，不吃。”钱金梅连屁股也没拍应道。

“这几天忙，我回家次数少，有时候，就在单位瞎对付，家里没收拾。”

“忙什么呢，是忙着约会吧？”钱金梅讽刺道。

“你看你一见面说话就吵架，能不能换个话

题。”

“换什么话题，我在儿子家里，给人家当老妈子，洗尿片子，伺候月子。你到好在家里歌舞升平，骄奢淫逸，风云际会，寻欢作乐，你现在是有孙子的人了。小孙子不懂事，他要知道他爷爷是个流氓，他会后悔他降生到这个流氓家庭。”

典型的雌激素缺乏更年期歇斯底里狂想症。

“你的言辞太过激了，能不能给别人留一点起码的尊重。”

“尊重？！我能尊重侵犯我卧室的行为吗？”

“我侵犯你卧室了，用事实说话，别怀疑一切，打倒一片。”

“啪，”钱金梅把集邮册摔在茶几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根头发是哪个骚货的？”

文海抜打开册子看到一根头发像一枚珍品，仔细地粘在册子里。这根头发有一尺多长。文海抜心里一惊，他知道是前个周末肯定是马蔚霞落下的。他心里很苦，恨自己打扫战场不彻底，把致命的证据留下了。

他心里琢磨对策：“是这样的，上个星期日，有几个票友来家玩，其中有位女票友，演唱中，她血压升高了，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可能是她落下的。”

“编，好好编，你干脆就到中央电视台当编剧去吧。”

“你要不信，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老文，我希望你说实话，你们党内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我给你三天时间，对这根头发做出合理解释。否则，我到你们纪委去，让他们解释。”

文海抜晚饭也没吃，从家里出来，沿着黄河大道，漫无目的地走着，时值初春，天暗得早，大道上行人寥寥，黄河宽阔的河面上，灯火璀璨，拦河大坝已经初显端倪。

这事挺挠头，怎么办？平时在单位有多少大事他都能处惊不乱，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能游刃有余，今天被一根头发困扰了。真是一分钱逼倒了英雄汉。实在无解，他给马蔚霞拨了电话，向她讨教。他讲明了事情经过，马蔚霞说：“这事情都怪我做事马虎，给你添堵。”

文海抜说：“错误已经犯下了，再后悔也于事无补了，你说该怎么办吧。我老婆就是一根筋，她真敢闹到纪委，真走到那一步，后果挺麻烦。”



马蔚霞问：“你怕了！”

文海拔说：“有点儿。”

马蔚霞说：“你跟她坦白吧，一切挂在我头上，我什么也不怕，就说我勾引你，是我主动去你家上门服务的。”

“这个结果跟不坦白一样，还不如就是现在这个说法，爱信不信，抗战到底，爱去哪里反映，去哪里反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前景不重要，名节重要。”

“对，就这样，必要时我领几个票友去你家，从侧面让她见证一下，也可能她会相信。”

唉，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根头发毁了一世清名。

九

就在这三天里，巨龙公司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经理马腾被纪律审查，原因是严重违法违纪，

上级领导找文海拔谈话，经理被审查期间，经理职务由文海拔代理，也就是说经理书记一肩挑。这当然是过渡，这也说明组织对他是充分信任和十分肯定的。文海拔暗思在这种乱局当中，不能有任何闪失。本来文海拔坚持不想代经理，他找出自己业务不精的借口，上级领导不容他推辞，说这是组织决定，没有什么推三靠四的。作为公司党委书记，在这种形势下，应当主动融入，自我加压，替组织分忧解难。按照惯例担任任何工作都得由前任向后任交接一下，可是前任被审查了，交接无法进行。只能一块牌子两项职能，上级领导来公司，召开了中层干部以上参加的会议，并宣布了任命。要求全公司干部职工在文海拔代经理的领导下，继续开拓市场，狠抓安全管理，确保施工质量，力争安全和效益双丰收。

既然已经走马上任，那就必须履职。文海拔每天都往施工地点跑，下现场指挥各项目的施工。文海拔虽然不是专业的业务干部，但是从事基建工程党委书记工作已经六年，可以说业务不算多精，但也绝对不陌生。他把四位副经理召集起来，明确分工，细化施工措施，落实安全责任，充分发挥各业务经理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这个经理当起来，

就轻松了。同时，他把财务材料后勤办公室工会团委宣传组干党务召集起来开会，要求全员保安全，促进度，增效益。

十

会议开完，各岗各职都行动起来，巨龙公司在文海拔的领导下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一改总经理被审查、人心陷于一片混乱的颓势。

一连三天，文海拔没有回家。这天，他刚从施工现场回来，刚打开车门，秘书小赵就对他：“嫂子来了，在办公室等你。”

文海拔心里一惊，故作镇静的对小赵说：“知道了，你忙去吧。”推开办公室门，看到钱金梅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瞄一眼，她正读《中国共产党党内若干规定》一书，看样子还读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小孙子怎么样了，这两天我也没打电话，整天跑来跑去的。经理这差事真不是什么好差，睡不着整觉，吃不上热饭，老婆有意见，家人多埋怨，以前没觉得，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

钱金梅说：“你又当书记，又干经理，钱不多挣一分，能力再大，身体也怕吃不消。十天半月还行，时间长了，谁也顶扛不住，你如要不好推辞，我去找你们公司领导去说。”

文海拔说：“罢罢罢。谢谢老婆关心，千万不能找领导，领导怎能不知道咱的难处？他们也是没办法。一时半会也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先坚持一下。等他们有了合适人选，自然也就解脱我了。”

文海拔原想，老婆今天是来摊牌的，今天是她限时三天的最后一天，没想到她这么给面子，没有在办公室吵闹。她真要在办公室闹起来，这又成了巨轮公司的一件新闻。相反那么温柔体贴。忽然间文海拔产生了内疚，看来自己也没有完全读懂老婆。

“你今天回家吃饭吗？我做了红烧肉。”

“回回回……今天就是天塌下来，我也回家。你先回家给我温上酒。七点钟新闻联播开始，我准时回家。”

老婆说：“一言为定。”

文海拔说：“一言为定！”

钱金梅刚走，六点三十二分，文海拔接到一个

电话，是一个副经理打来的，说二八零施工点发生塌方了。文海拔问伤着人没有，副经理答捂进去一个民工，正在抢挖。

文海拔喊司机。这几天，司机小张刚处了一个对象，正在热聊，手不离机，机不离手，一天只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三个多小时。除了开车，全在通话之中。文海拔喊了两声，他才听到。连忙从三楼跑下来去发车，没等待小赵问去哪儿，文海拔就说去二八零施工现场。

快点，看到书记这么急，小张也受了感染，飞速向施工地点驰去。公司距施工地点二十公里的路程，小张把车速提高到一百二十迈，还是觉得不够快，文海拔不停地打电话，他大声命令，全部人员用手刨，必须确保民工的生命安全，如果死了人，你这个经理立马滚蛋。司机小张已经从电话里听出了大事，脚下又踩下了十迈。真是祸不单行啊，一辆齐头大货车，径直向他们冲来。小张头一下蒙了。两种选择，要么冲上去，要么从左过拐下去，

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丰田越野车从公路的护栏上冲下了路基。路基深三十多米。车子转体三周像只被压偏的面包，四脚朝天，扣在了沟底。这个时间正是新闻联播开头音乐响起的时候，文海拔在这著名的音乐声中停止了呼吸。

文海拔、小张当场殉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文海拔手里还紧握着手机，手机还在通话中……

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二八零塌方现场，被捂的民工经奋力抢救，终于被挖出来了。他的命保住了，但是另外两条命殒落了……

巨龙总公司，为文海拔和司机张超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总公司老总高度评价了文海拔的一生，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企业典范……称他为学习的楷模。

一切归于沉寂。每每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钱金梅都会端出那碗红烧肉和那瓶温过多次的酒。睹物思人，希望能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

楼道的脚步声响起时，不是渐渐走远，就是朝上走去，没有一个在她门口停留的。她拿出集邮册，反复端详那根头发，她不断猜测文海拔身边的女人，每个人都被她否定了。直到有一天，也是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她听到了脚步声，这一次没有听错，

这脚步声坚定执着，毫不犹豫地走到她家门口，同时敲响了门。

钱金梅打开门，一位端庄大方留有长发的中年妇女立在门前，她俩谁也没有说话，互相凝望了几秒钟，那一刻，钱金梅一切都明白了，她闪开身子，中年妇女走了进来。

“我叫马蔚霞，是文海拔的朋友。”

马蔚霞看到了集邮册，拿起来，翻到粘头发的那一页，“头发是我的。”

钱金梅问：“多长时间了？”

马蔚霞没有回答。她拿出一张发黄的剧照是京剧《沙家浜·智斗》的场面。“我是阿庆嫂刁德一是文海拔。”照片的日期是一九七一年四月八日。她将照片递给钱金梅。

钱金梅看看照片，她又把照片还给马蔚霞，问道你来我家是什么意思？

“我想把头发要回来，连同这张照片一同祭奠老文。让老文在那头安心长眠。我们之间做一个了结。”

钱金梅想了想：“可以，不过把这张床也一块带去。”马蔚霞答：“可以，我再给你换一张新床。包括这间房子。”

钱金梅说：“不必。我原打算找到把头发留在我家的这个女人，把她的脸撕破，现在我改主意了，老文不在了……”

